



08766

舊聞證誤

提要

國朝書目  
卷一百一十五

而補遺之集  
卷一百一十五

舊聞證誤四卷宋李心傳撰心傳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已著錄要錄於諸書譌異多隨事辨正故此書所論者北宋之事爲多不複出也或及於南宋之事則要錄之所未及此補其遺也凡所見私史小說上自朝廷制度沿革下及歲月之參差名姓之錯互皆一一詳徵博引以折衷其是非大致如司馬光之通鑑考異而先列舊聞次爲駁正條分縷析其體例則如孔叢子之詰墨其詞決疑定舛於史學深爲有裨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爲也宋史藝文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自明代已無傳本故薛應旂王宗沐等續修通鑑商輅續修綱目皆未見其書今從永樂大典中所載蒐羅裒輯尚得一百四十餘條謹依時代先後編次排纂析爲四卷雖非心傳之全帙然就所存者觀之其資考證者已不少矣原書於所辨諸條各註書名永樂大典傳寫脫漏僅存其十之三四謹旁加搜討凡有可考者悉爲補註無可考者則仍其舊心傳所辨間有脫文今無別本可校亦不敢意爲增損焉

舊聞證誤提要

一 榕園叢書

宋李心傳撰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

李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止加恩而已出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按

國史太祖四郊二府加恩而已未嘗進官太宗六行大

禮惟雍熙南郊端拱藉田二府進秩其四郊但加恩真

宗初郊惟二相進秩其後三郊兩府始遷官爾宋所記

差誤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於

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焉

舊聞證誤卷一

榕園叢書

出張芸叟畫墁錄按國史仁宗用孫宣公之請以賈文元等四

人為崇政殿說書說書自此始抱腹山人郭無為乃太

原宰相也崇政在太祖時為講武殿太宗太平興國八

年五月始改

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織自祥符後始禁惟親

王宗室得打織其後通及宰相樞密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會要

國初惟親王得張蓋太宗時始許宰相樞密使用之此

云國初不禁又云祥符後始及樞輔皆誤也

乾德元年六月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常參官知縣

自嶼等始也注實錄建隆二年十二月以祠部郎中王

景遜爲河南令不知諸書何故乃言知縣始此豈合與知縣不同乎

出李燾長編

按京朝官出爲赤縣合者不復帶

本官自唐以來皆然如建隆四年以水部員外郎李琰爲浚儀令柴自牧爲兵部員外郎之類至是奚嶼始帶大理正出知館陶縣故史臣云常參官知縣自嶼始也然建隆二年六月申寅曹州宛句令曹陟以清翰聞擢左拾遺知縣事又在奚嶼之前則常參官知縣不自嶼始矣豈非陟以就任改秩之故不得爲事始而史臣特取常參官自京都出知外縣者而記之耶大抵國初之制朝官出爲縣令則解內職朝官出爲知縣則帶本官

舊聞證誤卷一

一 榕園叢書

由此言之合與知縣不同甚明

王晉公祜事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祜還以百口保彥卿帝怒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卽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祜笑曰祜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

出邵伯溫按聞見前錄

國史開寶二年二月以知制誥王祜知潞州七月魏帥符中令彥卿移鎮鳳翔八年王公自潞州移守魏此時

王祁公罷相已六年晉公實自上黨徙魏不應云使還與卿王溥官職也符合傳云行至河南以在告滿百日免明年李莊武繼勳鎮大名卽魏州晉公移襄州譚州代還知吏部選事六年坐忤參知盧多遜貶華州司馬不應云自魏州使還卽貶也晉公本傳太平興國三年自華州起知河中府六年召爲左司員外郎八年遷中書舍人雍熙三年知開封府四年以病罷爲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者謬誤尤甚

本朝父子狀元及第張去華子師德梁灝子固而已

出王

明清揮塵前錄

按開寶三年安德裕狀元及第五年子守亮繼

十一 舊聞證誤卷一

三

榕園叢書

之凡三家仲言遺其一耳

石林燕語云國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開寶六年李文正知舉下第進士徐士廉擊鼓自訟詔盧多遜卽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爲故事辨云時以李瑩侯陟郝益考試通得一百二十人並放及第此云盧多遜覆試又云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皆非

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語

按是舉覆試凡得進士二十六人明經三十人明禮十人三使三人學究十八人

明法五人總諸科爲百有二十七葉公所云專指進士

汪公並諸科言之是以不同也

上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以沈倫爲判官臨行朝辭  
赴小殿燕餞酒半出一黃帕文字顧彬曰汝實儒將潘  
美曹翰桀悍恐不能制不用命者望朕所在焚香啓之  
自有處置諸人惶恐汗下沿路或欲攻劫及江南城破  
李主出降二人皆欲面縛之曹王以所授敕欲宣讀事  
遂解如此者數四功臣還朝曹王面奏沿路及至軍前  
將佐皆用命一心乞納所降特赦後有旨宣赴後苑酒  
半諸人起納敕上合潘美啓封曹翰執讀執政環立展  
示乃一張白紙眾皆失色上笑再命飲極歡而退

出建隆遺

事按此一事諸雜記多言之互有不同然以史考之有

一 舊聞證誤卷一

四 榕園叢書

可疑者太祖實錄開寶七年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  
曹翰率兵先赴荆南丙寅以宣徽南院使曹彬馬軍都  
虞侯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率軍赴荆南領戰  
掉兵沿江而下丁卯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步軍都  
虞侯劉愚東上閣門使梁迥並領軍赴荆南十月壬辰  
彬等離荆南甲辰以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  
掉都部署美爲都監翰爲先鋒都指揮使當出軍時曹  
潘二公蓋先受命然武惠嘗平嶺南爲大將恐太祖不  
應有是言沈倫者本名義倫時已爲集賢相太宗卽位  
去義字此云沈倫爲判官妄也沈相乃伐西川時爲轉

運使耳江南旣平曹翰攻江州尚未下九年五月屠之  
六月賞功爲桂州觀察使判潁州蓋翰未嘗還朝此云  
美啟封翰執讀亦誤矣意者太祖此旨爲曹翰田欽祚  
輩設而傳者失真不可不辨

太祖遣曹彬取江南潘美爲副太祖知美有謀難制召  
二人升殿謂曰但大使斬得副使取得江南美震怖而  
出由是迄無敗事

出宗獨斷

按國史曹彬以宣徽使行潘美

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美不過闕也太祖所言蓋翰彬之  
副田欽祚等爾

曹彬潘美伐太原將下曹麾兵稍却潘力爭進兵曹終

舊聞證誤卷一

五

榕園叢書

不許卽歸至京潘詢曹何故退兵不進曹徐語曰上嘗  
親征不能下下之則我輩速死旣入對太祖詰之曹曰

陛下神武聖智尚不能下臣等安能取必帝領之而已

漏註

太祖親征太原不能下開寶二年春也時曹武惠實

掌兵扈駕明年命潘武惠伐嶺南四年嶺南平留知廣  
州五年兼嶺南轉運使六年還朝七年與曹武惠同伐  
江南諸國八年克之九年還朝是歲太祖崩二公未嘗  
共伐太原也按史開寶元年嘗伐北漢李繼勳爲大將  
曹王爲都監然上親征乃在次年此謂神武聖智尚不  
能下蓋誤也太平興國四年曹王爲樞密使潘武惠爲

北面都招討制置使二公同行然是歲太宗乃親平太原亦與此錄不合又按平晉之歲太宗親征幽州不能下雍熙三年曹潘二王同出亦無功疑所云神武聖智不能下者指此然是役也曹出山前潘出山後潘克雲中五郡以曹失律遂班師實不同行此云曹麾兵稍却潘力爭亦非也曹既失律召還下吏責爲衛將軍潘屯雁門如故久之乃朝此云既至京曹語潘云云亦謬

開寶後命中書樞密皆書時政記以授史官

出葉夢得石林燕語

按實錄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樞密院始置時政記月終送中書用王文穆陳文忠之請也大中祥符中又命直

舊聞證誤卷一

六 榕園叢書

送史館非始於開寶後葉誤矣

太祖卽位後有旨諸房子並稱皇子皇女有言恐無差別上曰猶子卽子也新得天下便生分別朕不欲爲也

至太宗卽位分皇子皇姪矣

漏註

按史太平興國七年以

前燕秦二王及魏悼王之子皆稱皇子故魏悼王長子德恭初除貴州防禦使稱皇弟子 與德昭德芳同而

其長女亦封雲陽公主女壻韓崇業除右衛將軍駙馬都尉循故事七年夏魏王得罪下詔削其子女封爵並

云德恭德隆宜稱王姪於時燕秦二王已薨此云太宗

卽位分皇子皇姪蓋誤也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卽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辨云國初取進士每歲有不特三十人者

出汪端明辨石

林燕語

按太祖一朝放進士十五榜李肅榜六人劉察榜

七人蘇德祥李景陽張拱榜皆八人劉蒙叟柴務成安德裕安守亮榜皆十人張去華劉寅榜皆十一人高適榜十五人楊礪榜十九人宋準榜二十六人惟開寶八年王嗣宗一榜放三十一人葉不誤也

太宗初卽位張齊賢方赴廷試太宗欲其居上甲而有司偶失掄選置於丙科帝不悅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

舊聞證誤卷一

七

榕園叢書

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

出邵伯溫

聞見前錄

按會要太宗所取進士太平興國二年呂文穆蒙

正榜凡五人第一等除將作監丞今之宣義郎第二等除大理評事今之承侍郎並通判諸州三年胡秘監巨榜七十三人五年蘇參政易簡榜百一十八人皆倣此例邵氏謂以文定故一榜盡與京官通判者謬也文定實呂文穆榜第一等及第是時正分兩等安得有第三甲也後十五年文定乃拜相

宋時見任官應進士舉雖中選止令遷官而不賜科第不中者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自淳化後遂皆賜

第辨云太平興國五年單餽周結賜及第餘皆節度掌書記非皆不賜第也

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語

此所辨未盡按史不

中者停見任乃雍熙二年宋惠安李文正兩相之請非舊皆如此也真宗天禧二年既申嚴其制劉燁知制誥又請已受蔭者不許鎖試不行明年禮部貢院奏鎖廳不及格人姓名詔罰金十劬今後不得應舉天聖四年宋宣獻為翰林學士又請不及格人許再取應從之蓋自雍熙至天聖四十餘年未嘗有停任者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以石熙載充樞密使注熙載以文資政官充使不知帶檢校官否據實錄會要不帶檢校

舊聞證誤卷一

八 榕園叢書

官乃自錢惟演始

出李燾長編

按石公初自朝散大夫刑部

侍郎除中散大夫戶部尚書充使又自紫金光祿大夫

戶部尚書罷為僕射皆不帶檢校官蓋前此文臣惟趙

韓王嘗充而不帶正官至是以尚書代檢校官也及祥

符中陳文忠王文穆並使真皇眷之厚乃不去正官而

加檢校官自錢文僖始蓋引祥符以來近例失於參考

耳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呂蒙正李至蘇易簡五人同時拜

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

後蒙正為宰相黃中至易簡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

老於承旨皆爲名臣

出歐陽修歸田記

按國史此太平興國八

年五月事也實李文恭穆與宋賈呂李五公同入翰林後二年蘇易簡始爲學士

縣史受郡事而下之縣者今皆曰祇候典訛也宋朝會要唐藩鎮皆置鄜京師謂之上都留後院大曆十二年改爲上都知進奏院撫言夏侯孜僕曰擬作西川留後官以此言之乃借唐藩鎮留後吏目以爲稱當日知後典也

此段漏注出書

按皇朝會要宋初緣舊制藩鎮皆置人爲

進奏官軍監場務轉運司則差知後官或副知掌之太平興國八年汰進奏知後官存百五十人並充進奏官罷知後官之名咸平五年復令進奏官各置守闕副知一名叅之所云祇候典當爲知後者是矣而以爲法唐藩鎮吏目以爲稱則誤蓋知後官之名乃國初所創下於進奏官一等非唐之舊名也

朱希真云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置之館閣使修羣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

多卒老於文字之間

出王仲言揮塵後錄

按會要太平興國二年

命學士李明遠扈日用偕諸儒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廣記五百卷明年廣記成八年御覽成九年又命三公及

諸儒修文苑英華一千卷雍熙三年成與修者乃李文恭穆楊文安徽之楊樞副礪賈參政黃中李參政至呂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趙舍人鄰幾皆名臣也楊文安雖貫浦城然恥事僞廷舉後周進士第江南舊臣之與選者特陽光祿張師黯徐鼎臣杜文周吳正儀等數人其後湯徐並直學士院張參知政事杜官至龍圖閣修御覽廣記時李重光尙無恙今謂因降王死而出怨言又誤矣冊府元龜乃景德二年王文穆楊文公奉詔修朱說甚誤

張融自密直守蜀歸爲樞密副使建第差壯麗太宋一

舊聞證誤卷一

十

榕園叢書

曰語融曰聞卿建第甚雄朕方要一庫未成可輟之融

卽曰遷居佛寺今新衣庫是也

出王鞏聞見近錄

按叔和拜罷

錄太宗朝副樞密者凡十七人但有張遜張宏無張融也成都知府題名記太宗時亦無張融但有張忠定耳

定國恐誤

寇忠愍爲執政尙少太宗嘗語人曰寇準好宰相但年

尙少耳忠愍乃服何首烏而食三白鬚髮遂變於是拜

相

出王鞏聞見近錄

按寇準以淳化二年入宥府時年纔三十

一四年以與張遜不協罷五年復爲參知政事至道二

年又罷真宗咸平六年除三司使景德元年八月自三

司拜相時年四十四矣此所記皆誤

錢公若水爲樞密副使時呂相端罷太宗明日謂輔臣曰聞呂端命下哭泣不已錢公厲聲曰安有此退謂諸

公曰我輩眷戀爵祿上見薄如此遂力請罷此段漏此注出書

亦謬誤按錢公以至道元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

月呂公相三年三月太宗崩六月錢公罷咸平元年十

月呂公免相皆與此不合

唐有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嘗爲之太宗以王著爲衛

尉寺丞史館祇候使詳定急就章等後遂以爲翰林侍

書而不加學士之名蓋惜之也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柳誠懸書

舊聞證誤卷一

十一 榕園叢書

何進滔等碑並云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無學士字唐

史本傳誠懸初爲侍書學士恥以技進求換散秩改宏

又館學士文宗立復召侍書充書詔學士據此則侍書

帶學士或不帶未足爲輕重况國初翰林侍讀侍講亦

不帶學士字與侍書同非謂斬之也

咸平元年上自卽位以來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

夜分其後率以爲常法聖政錄云召侍講侍讀學士二

年七月始置講讀學士此時未有今改爲儒臣庶不相

妨出李燾長編按翰林侍讀學士唐開元中置王涯權德輿

等嘗爲之後廢太平興國中太宗復置翰林侍讀以呂

文仲爲之尋又改爲侍講迄真宗不易其任石守道所謂講讀學士卽指此爾

王沂公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爲第一中山劉子儀時爲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不盡公正色

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出魏泰東軒筆錄

按國史沂公以咸

平五年第進士後十八年劉子儀始爲學士

此下亦漏

按劉

子儀咸平元年及第在沂公前四年耳天禧四年子儀

爲學士此時沂公執政久矣

寇忠愍公判天雄軍王文康公爲轉運使奏公僭侈太

宗怒問翰林承旨王明明曰此駭耳太宗從之公後以

舊聞證誤卷一

五

榕園叢書

女適文康及謫雷州賴文康當國故得不死

出蔣魏公逸史

按

寇公在長安走馬承受奏其僭侈真宗以問王魏公且

且奏云云及謫雷州王文康爲密直亦坐累免蔣誤訛

也又國史寇公判天雄乃祥符初事是時晁文元李昌

武楊大年在翰苑亦無王明明初自右職換禮部侍郎

未嘗入北扉不知蔣何以鹵莽如此

王文正李文定俱秉政文定曰外甯必有內憂三十年

後東封西祀方在公等之手吾不見也文正爲相果有

東封西祀之事

漏注

按契丹講和在景德元年後十二年

李公始自陝西都轉運使入翰林爲學士此事當指李

文靖

眞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但恐人主侈心生耳文正亦未以爲然及眞宗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歎曰李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漏注按國史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平此時李文靖之薨久矣

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爲參知政事甚善呂許公許公時爲昭文相爲沂公言曰孝先求復相公能容否呂公許諾宣獻曰孝先於公交契不淺果許則善待之不宜如復古也謂李文定呂公笑然之遂奏言王曾有

舊聞證誤卷一

三

榕園叢書

意復入上許之呂公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出蘇轍龍川別志按國史景祐元年八月癸亥樞密使王文康公薨是月庚午召王沂公於河南爲樞密使明年三月李文定公自集賢相罷沂公以次翰代其位恐非求復入也癸亥庚午相去七日爾豈容問可否耶既因人而求相又居右而不擇沂公決不然文定所記疑得之張宣徽大不可據

宋眞宗大漸之夕李文定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

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孟貯熟水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出邵伯溫聞見前錄按眞宗以乾興元年二月崩此時李文定得罪黜知鄆州久矣

樞密使罷政降麻熙寧間呂穆公弼因爭新法求去王

安石陰沮之令送舍人院命詞此恩例遂廢漏注按國朝

故事樞密使以使相若節度使罷又樞密使帶平章事而罷爲散官則學士院降麻若樞密使不帶平章事而以散官罷則止舍人院命詞考之實錄太平興國六年楚景襄罷爲上將軍皇祐五年高文莊嘉祐四年田宣

舊聞證誤卷一

西 榕園叢書

簡罷爲觀文殿學士皆不降麻惟太平興國八年石元懿以僕射罷太宗眷之厚乃降麻耳此外降麻者十八人吳侍中李元靖曹武惠王忠肅寇忠愍曹襄悼錢文僖張榮禧楊恭毅王康靖夏文莊狄武襄王武恭賈文元宋元憲張康節富文忠文忠烈蓋皆以使相若節度使罷故誣告焉大中祥符七年王文穆陳文忠罷爲尚書八年陳文忠再罷爲僕射皆降麻者以二公悉帶平章事故也若楚景襄等則皆不降麻舊典明甚豈特呂宣徽哉况呂以觀文殿學士罷正與田高一公所除官同似非介甫沮之也淳化三年王顯罷蘇易簡草麻蓋



以建節之故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  
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  
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  
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而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  
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  
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  
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遣公曰第緩之使師德  
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出王文  
正遺事

按實錄張尙賢以太

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及第掖垣叢志尙賢以天禧二年

舊聞證誤卷一

五

卷一 叢書

十一年知制誥此時及第才七年耳前一年王公已免  
相是時閣下乃盛文肅度劉子儀陳知微王章惠隨夏  
文莊竦凡五人若有闕則尙賢資甚淺恐亦未在議中  
曾子固隆平集云尙賢守道不回執政不悅在西掖者  
九年如此則似非奔競者

宋眞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張齊賢卒齊賢以右僕  
射奉朝請與宰相向敏中爭娶薛惟吉妻敏中坐此罷

此段漏  
注出書

按此咸平五年十月事也張公實判永興軍今

云僕射奉朝請蓋誤

楊文公在禁林眞宗欲立章獻爲后朝議欲得公作冊

文使丁晉公諭旨名至中書扣所坐之床曰幸得聯此坐公曰相公失言竟不撰冊公亦罷去王言文正居中書時已立章獻為宸妃矣公亦短之漏注按本朝故事宮中冊文多命二府大臣為之學士但草制耳然章獻為后時實不受冊文公蓋不草制也況是時文正公為首相丁崖州但參知政事何以獨召文公至中書諭旨耶章獻但為德妃明道初始創宸妃之名以封章懿此亦誤也

劉子儀在南陽以翰林學士名中途改知成都彌年又召為學士至西京復加兩學士知鄭州謝表云蓬山已

舊聞證誤卷一

六

榕園叢書

到屢為風引而回長安甚遙但覺日邊之近

此即曾記文亦未注

按國史劉子儀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明年出守合肥乾興元年復入翰林頃之以中丞罷又知汝陰天聖五年三入為學士承旨六年知廬州以老罷八年薨據此子儀實三入翰林未嘗守南陽成都及鄭州亦未嘗加兩學士曾記誤也據此謝表乃宋子京然宋實自眞定移守成都自成都召為三司使以言者論列改三學士知鄭州亦與曾所記不合

國朝宰執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為皇太子命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少傅樞密使曹利用兼

少保而任中正王曾爲參政錢惟演爲樞副皆兼賓客  
前此所無也

出葉夢得  
石林燕語

按仁宗初立爲太子李文定以  
參政兼賓客後二年李遷集賢相兼少傅其十月皇太  
子聽政遂命宰相悉兼東宮官葉所云誤

王沂公當軸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博學有時望  
而不事造請最爲魯簡肅公深知一日中書議除知制  
誥一人魯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爲解魯屢諷張往  
見沂公公辭不見他日謂魯曰張君器識德行足以爲  
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故  
當時士大夫務以冲晦自養

出通水  
燕談

此尤謬誤張尚賢

舊聞證誤卷一

十七 榕園叢書

入西掖戊午冬也王孝先拜相魯貫文參大政壬戌秋  
也相去五年

按通水客談  
王闢之撰

宋綬草丁謂貶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  
難寬於漢法天下快之

出丁  
謂傳

按實錄載謫詞首云無將  
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此承龍川志之誤  
而不之考

丁晉公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  
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  
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相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  
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出歐陽修  
歸田錄

按唐制節度使除

僕射尙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國朝故事罷使相則降麻趙韓王陳恭公富文忠賈文元王文公是也罷節度使則不降麻李從善李元靖丁晉公龐莊敏是也安得謂無定制哉韓忠獻自武康軍節度使除三司降麻非舊制也蓋中書之誤而學士無正之者又丁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尙書參政此云自平江節度除兵部亦誤

祖宗朝宰相罷免惟趙中令得使相餘多以本官歸班參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以侍讀學士知南京天聖中王文康以資政殿學士知陝州自慶歷後解罷免率

舊聞證誤卷一

六

榕園叢書

皆得職名焉

出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按參知政事罷政得職名自

景德二年王文穆始慶歷以前執政若薛簡肅宋宣獻李康靖晁文莊之流皆得資政殿學士蓋祖宗故事參樞善罷例皆進秩太宗執政三十九人惟王永圖陳晉公李文靖賈媯民寇忠愍温恭肅六人以本官罷外此無不進秩者

章郇公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申公鄙其爲人時宋宣獻以尙書爲樞密副使申公卽以爲參知政事欲以逼公公之親友皆勸公引去公不爲動久之宣獻卒乃束避位申公深愧之言於仁宗留之不遣及申公薨遂秉

政注漏按此一段謬誤尤甚據國史章文獻景祐三年自  
學士承旨除同知樞密院寶元元年拜相未嘗爲參政  
也又章拜相乃繼王章惠陳文惠之後此時呂文靖爲  
北京留守實未薨章呂未嘗相繼秉政宋宣獻明道二  
年以侍郎參知政事是時章郇公才入翰苑康定元年  
未宣獻以尙書再爲參政是時章郇公已位丞相宋公  
嘗參知樞密院事亦未嘗爲副樞也

舊聞證誤卷一

九

榕園叢書

舊聞證誤卷一終

高要

廩生邱雲鶴  
生員林煜昌

校字

宋李心傳撰

仁宗天聖元年正月壬午度支副使陳堯佐兼知制誥

故事知制誥皆先召試於中書堯佐預修真宗實錄特

免試焉

出李燾長編

按葉夢得避暑錄話本朝知制誥循唐

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李文靖公沆與宋湜王化基為

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使中書并召試制誥二首遂為

故事宋元憲撰掖垣叢志言梁周翰老於文學楊億望

實素著堯佐以與修實錄皆免試焉歐陽公謂有國百

年不試而命者才三人蓋誤也其後蘇子瞻劉貢父許

舊聞證誤卷二

一 榕園叢書

冲元鄧温伯亦不試而除

章懿之崩晏殊撰志文曰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

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呂文靖解之上默然乃

命殊出守金陵如許公保全大臣真宰相也及殊作相

八王疾革上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

宰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為用之上并

記志文事欲重黜殊宋祁草麻力爭之乃降二官知穎

州詞曰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他事罪之殊

免深譴祁之力也

出蘇轍龍州別志

按國史明道二年三月章

獻崩四月乙未宰相呂夷簡判澶淵執政晏殊等五人

皆遷一官罷恐非緣做文事也是時許公例罷去安得  
救解元獻耶慶曆四年正月燕王薨九月晏公乃罷相  
實用蔡君謨孫之翰章疏也殖私窺利亦章疏中語文  
定所記二事皆誤

曾布云晏元獻當國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  
雅欲旦夕相近稅一第於旁近遷居之遇中秋日啟宴  
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相罷宋當草詞  
頗極詆斥至有殖利窺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宿醒  
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按殖私窺利章疏中語也元獻  
實以九月十二日罷去中秋遠矣蘇子由謂景文救解

舊聞證誤卷二

一 榕園叢書

元獻曾子宣謂景文詆斥晏公二者皆誤

明道二年七月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往時孫祖德知

諫院范仲淹爲左司諫不知宗室謂誰當考出李燾長編按

范文正自開封貶知饒州呂夷簡執政以仲淹嘗密請

立皇太弟姪此景祐三年四月事也距明道才三年耳

長編寶元元年亦載此事豈譖者之言久已先入耶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

度並爲學士遂皆著姓以別之其後遂以爲故事出歐陽公錄

歸田錄按學士年表盛文肅景祐二年已遷參知政事明

年丁文簡始入翰林二公未嘗並直也

仁宗時一歲天旱時相希温成旨

時相謂賈文元請出宮人以

弭災上從之雨未應上問臺官李柬之柬之曰惟策免之議未行耳是夕鎖院時相出判北京雨遂注

出王鞏聞見近

錄按賈文元之罷用中丞高文莊之議也文元與吳正

肅公不協數爭事上前文莊謂大臣廷爭為不肅則雨不時若因而罷之國史所議如此

慶厯中鄭天休諸公復會李氏弟既退達曉道遇李翰林造朝事遂喧傳言者論之宰相呂許公曰臣觀赴會者姓名皆舉朝賢俊安得許多人代之願名至中書戒勵上從之既召諸公無一人至者

出王鞏聞見近錄

按慶厯元

舊聞證誤卷二

三 榕園叢書

年五月庚午權三司使葉清臣知江甯府辛未參知政事宋庠知楊州樞密副使鄭戩知杭州時宰相以庠戩清臣皆同年及第而並據要地以為朋黨故出之此仁宗實錄中語也時呂公位昭文定國之言為呂公地耳然鄭文肅宋元憲皆已執政可名之戒勵耶

張安道云呂許公免相晏元獻為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入參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出蘇轍龍川別志

按慶厯三年三月戊子呂公罷章郇公晏



元獻並相富鄭公自侍讀學士除副相樞密固辭癸亥  
王懿敏歐陽公余襄公並知諫院此時富公未受命也  
四月己酉蔡君謨知諫院八月丁未富公始復樞密院  
使孫威敏公慶歷元年已知諫院此時出爲兩浙提刑  
蘇公誤記矣

陳恭公當國會魯公由修注除待制恭公弟婦王冀公  
孫女曾出也恭公謂婦曰曾二徙官喜否答曰三舅甚  
苟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  
是全廢學丞相嫗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  
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於夷考耳

舊聞證誤卷二

四

榕園叢書

公自修注當遷舍人時首相賈文元與曾皆陳崇公堯  
咨之婿以親嫌爲請乃除待制慶歷五年也明年文元  
罷曾復爲舍人趙所記差誤

慶歷八年三月甲寅御史中丞魚周詢答手詔所問居  
數日復上對曰近樞密院使內省條令似與曩者負罪  
之人預爲復進之地中外喧然以爲不可樞密院改內  
省條令不見於實錄當考

出李燾長編

按此月丙寅詔樞密

院內臣諸司使副在邊五年而無過者遇帶御器械闕  
以名次取旨帶御器械五年而無過者遇內侍省押班  
闕亦如之其內侍押班以上並聽特旨乃除此仁宗實

錄所載也丙寅在甲寅後十二日周詢所條對當在三  
數日後其復上對又居數日則所言必指此耳

唐子方言文潞公方仁宗大怒顧名宰相時宰相晏殊  
文彥博皆在樞密使龐籍以使相在殿傍間語高亦登  
對叱令下殿注按晏元獻公慶曆四年罷相去此十年  
矣龐莊敏時亦不帶平章事

皇祐二年二月丙寅追封故相臣王曾妻南陽郡太君  
蔡氏爲莒國夫人繼室贊皇輔臣君李氏爲沂國夫人  
曾弟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子融辭一官乞追封之  
注曾爲宰相有年何以妻無封而子融爲請當考出李壽長

舊聞證誤卷二

五

榕園叢書

編按國朝舊制大臣封妻則先亡者不得封故宋子京  
爲沂公墓誌云公始合姓於蔡又合姓於李繼室以其  
妹後夫人獨偕老故啓許國享脂田焉據史蔡李二夫  
人皆稱太君則必以其子升朝而加贈是以未得國名  
也仁宗以後大臣妻存亡者皆得國封視舊制爲優但  
未見所始耳

皇祐四年二月傳永爲戶部副使初關中用折十鐵錢  
盜鑄不可勝計公私患之永請變錢法至境問民所之  
貸各種糧錢令麥熟納償而薄其息民大悅永丞檄州  
縣凡散二百八十萬緡大錢悉盡乃以聞已而朝廷變

法遂下令以小折鐵錢三折大折鐵錢一民出不意破  
產失業自經死者甚眾而盜鑄亦以衰止注永前貸民  
大錢今但取小錢又以小錢三折大錢一其名似優貸  
者其實陰奪盜鑄之利也永傳載此事殊不了了今略  
加刪潤使易曉出李壽長編按此傳永設策以罔民也解之  
誤矣永初議廢大錢以官積大錢多慮虧國計故先以  
貸民而後更法方其貸時出大錢二百八十萬尋遂更  
制則民間實止爲八十四萬緡爾其後縣官但按元籍  
取償故民不意破產失業至於自經使永出十而取三  
則何用亟檄州縣盡散大錢乃以上聞使貸者得大錢  
萬而償小錢三萬則當樂輸矣而何爲失業自經耶故  
政和中改當十大錢爲當三先數日執政爭輦大錢市  
金銀旣而敕下中外傳以爲笑卽此比也永之策大抵  
使官無所虧而民受其惠實甚誤矣

至和元年八月梁適除觀文殿大學士注碧雲駉言適  
除大觀文由內降按舊相除觀文殿大學士非異恩也  
疑碧雲駉毀適太甚今不取出李壽長編按梁莊肅罷相七

月戊辰也除觀文殿大學士八月丙午也相去才三十  
九日故事宰相以言罷其除職未有如此之遽者當是  
內降不疑以例考之晏相殊罷罷政後歷三州始除觀文

殿大學士杜相衍終身不除職龐相籍罷政後二年始除節度使知并州皆十年內事耳梅聖俞當有所據而云

至和元年九月呂溱王洙並爲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概楊偉胡宿歐陽修皆爲學士於是察知承旨洙蓋第七員也温成皇后之喪洙附會時事鈞撫非禮陳執中劉沆喜其徇已故擢洙員外議者非之

出李燾長編

按學士年表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在院學士

李文恭王文安呂文穆賈媯民李言幾凡五人而扈日用爲承旨徐鼎臣兼直院蓋七人也慶曆八年十二月

舊聞證誤卷二

七 榕園叢書

至皇祐元年三月在院學士王文安孫文懿趙康靖錢修懿葉道卿彭利建及楊公偉凡七人嘉祐元年二月至二年七月在院學士趙康靖胡文恭歐陽文忠孫文懿王文恭曾宣靖及楊公偉亦七人非始於王原叔也三朝會要云學士無定員燾所云蓋據王岐公續會要所書爾

嘉祐元年危鎮請立皇嗣疏注周王薨真宗養宗室子

當考

出李燾長編

按真宗皇帝聖嗣未立嘗以綠車髦節召

濮安懿王養之宮中蜀公所言蓋指此而已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闕

則第一廳舍人爲之嘉祐末王荆公爲閣者會學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張方平爲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旣而魏公罷政議論皆出安道之

手漏

注按內外制題名記雍熙二年學士扈日用罷蘇太

簡自第三廳舍人代之而趙易言宋準皆位大簡上不問也淳化二年學士闕召韓丕諫議及畢文簡爲之而躡向文簡四年韓畢罷錢宣靖爲第二廳舍人代之而遺柴承務至道初錢公入宥府宋持正王元之以第三第四廳繼之而復遣呂祐之和嘯其後若祥符中李相州王沂公並入翰林而躡朱閣老巽天聖中錢希白蔡

舊聞證誤卷二

八

卷園叢書

文忠章文憲繼除學士而躡張閣老尚賢如此者多矣治平初王荆公除內艱累召不至若便除北扉恐無此例韓公雖忌王然以故事考之未見其失仁宗實錄天聖四年五月丁蔡齊章得象並爲學士時舍人院無知制誥特詔學士夏竦草詞按張師德此年閏五月辛未始以左諫議大夫出院蓋此時師德正移疾耳

治平四年十一月知諫院陳薦楊繪皆請治薛向种諤

之罪以安夏人不聽漏按陳薦知諫院在熙寧元年正

月其二月种諤乃貶此不當移在四年又云不聽也

熙寧元年七月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詞部遇歲饑河

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請自今恩賜度牒皆減半從之注前此未嘗書賣度牒因公輔言表而出之鬻度牒蓋始此年漏注按實錄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賜陝西轉運司度牒千羅穀賑濟此云始于熙寧元年蓋誤

龍衮著江南野錄云歐陽觀義行頗腆先出其婦有子登科詣之待以庶人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初無出婦之玷衮與文忠為鄉曲豈非平時有夙憾與夫祈望不至云爾不可不為之辨出王明清揮塵後錄按歐陽公瀧

岡阡表以熙寧二年立而云既葬之六十年逆數之葬時公不四歲耳表中雖不見出婦事然以志考之觀年

舊聞證誤卷二

九 榕園叢書

五十九卒官而鄭夫人年方二十九必非元配蓋觀已出婦其子固難言之歐陽公撰族譜云觀二子昞當是其前婦之子所謂卒賴以葬者也文忠後任昞之子嗣立為廬陵尉見焚黃祭文中又文忠貶滁州謝上表云同母之親惟有一妹足見昞為前母之子無疑仲言雖欲為歐陽公諱之其意甚美然非事實况觀之前婦實有過亦未可知孔子思尚明言之特歐陽不可自言他人何諱之有

祖無擇知杭州王介甫惡之監司承風旨以賊濫聞遣御史王子韶按治鍛鍊無所得坐遺遊客酒三百小甌

使安置士大夫寃之同時有知明州苗振監司亦因觀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張橫渠先生按治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如此

出邵伯溫聞見前錄

按實錄熙寧元年九月詔御史王子韶體量苗振不法事閏十一月命沈衡

鞠祖無擇于秀州徐九思鞠振於明州皆以王子韶得其不法事故也尋改命張載劾振明年七月無擇貶散官居壽州九月振貶散官居復州邵實甚誤

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間除御史宋次道李大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其後攝官修起居章衡行下賢不肖於此可見

出韓確編器之語錄

按李之深制乃直舍人院

舊聞證誤卷二

十

俗園叢書

蔡伸遠行之非章衡也

國朝致仕官帶職歐陽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謝表曰道愧師儒乃忝春官之峻秩身居畎畝猶兼書殿之隆名自是以爲例

出王明清揮塵前錄

按國朝臣僚帶職致仕自熙寧四年二月王仲儀始是年六月歐陽公乃還政非事始也

熙寧四年十月庚申利路轉運判官屯田郎中鮮于侁權發遣轉運副使初詔諸路監司各定助役錢數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以爲本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奏上是侁議因以爲諸路率仍罷

瑜而侑有是命又云鄧綰言瑜務聚歛提刑周約同簽  
書乞重紬以警諸路瑜約皆坐責尋復之

出李燾  
長編

按實

錄此年十月丁巳利路轉運判官鮮于侑爲副使後二  
十日丁丑利路轉運使李瑜以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  
名乃是美遷明年四月戊午御史張商英言知州周永  
懿以贓敗轉運使李瑜提刑周約管交章薦舉不可不  
懲詔獄具取旨後瑜約及同提刑羅居中皆坐奪一官  
據此則終不緣役錢二書皆誤

熙寧四年十一月太學講官六員焦干之王汝翼梁師  
孟顏復盧侗皆罷獨留蘇液

出李燾  
長編

按實錄十一月戊

舊聞證誤卷二

十一

榕園叢書

申判國子監常秩言考定直講焦干之王汝翼爲上等  
梁師孟顏復盧侗爲下等詔悉罷之是年十月丙辰蘇  
液已先除樞密院檢詳文字未嘗留液也元祐實錄差  
誤詔聖史臣已辨之於後復又誤矣據紹聖元年中書  
舍人同修國史蔡卞奏一取到國子狀蘇液熙寧三年  
離監干之等係四年十一月罷職今修實錄官稱留液  
未悉憑何文字修纂

熙寧五年三月戊戌富弼授司空兼侍中致仕

漏注按富

弼公實以袞鉞掛冠此云左貂蓋誤

此條亦  
辨實錄

熙寧五年九月先是檢正官章惇使湖南張商英爲通



川縣主簿愜嘉其才而薦之注漏按章子厚以五年七月

使湖北張天覺四年十二月已除中書檢正官蓋子厚

四年二月使渝州時薦之此誤記也商英時為武甯軍

節度推官知渝州南川縣

熙寧六年北人遣蕭禧求地界事詔韓玉汝館伴至驛

神宗令李舜舉以朱筆畫一圖子示禧依此分撥舜舉

初不與館伴議遽出圖韓急顧舉取置懷袖禧果欲索

看韓云李御藥自與某論他事即已因入奏面陳山川

形勢纖悉皆繫利害不可輕許神宗云卿言大是朕思

慮初不至此注漏按史記熙寧七年三月丙辰遼主使與

舊聞證誤卷二

復畢三字有誤節度使蕭禧來求蔚應朔三州並邊之田先

是正月丁未命知沂州蕭士元樞密院兵房檢詳文字

呂大忠與北人議地界禧既至後五日又命太宰少卿

劉忱商量癸亥入辭報書云切惟兩朝撫有萬宇豈以

尺土之地而輕累世之權當遣官司各加覆視儻事由

夙昔固難徇從或誠有侵踰豈恡改正甲子遣天章閣

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韓縝報聘大忠乞命樞密院錄前

後詔據文字令縝實至北庭使戎主知本末其後縝至

遼不果致但與押燕蕃相仲熙畧相酬對而還四月丁

酉遼主遂遣樞密副使同平章事蕭素來議地界於代

州境上素自以使相欲主南面忱等不許事聞九月戊申詔忱與素等會于大黃平用賓主禮相見時大忠以憂去詔忱持議不諧則許以南北堡舖中間爲不耕地又不可則以中間爲界素不從朝議以士元失辭十一月丙申起復大忠閤門副使知石州代士元議事忱與素三會于大黃平素漫指分水嶺爲界忱不許相持久之八年三月庚子遼主再使禧來聘書詞不遜於是王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辛丑詔輔臣及忱大忠同對資政殿二人執不與安石不然之更遣續及樞密都承旨張誠一乘傳至河東與遼人會議大忠又

舊聞證誤卷二

三

榕園叢書

言遼人所求地西起雪山東接雙泉爲地五百里不可聽又言遼人利吾金帛兵弱而惰城池器械不精民苦虐政又慮西夏達鞠乘之其不可動者五請姑以五寨及治平中所侵十五鋪予之安石不從己酉詔大忠除餘服續將行上遣禧復命禧不聽又遣內侍李舜舉諭以長城連六蕃嶺許之禧不受命王子詔輔臣對資政殿癸丑命知制誥沈括報聘戊午括等對資政殿時禧留京師已踰月上許以遼人見開濠塹及置舖所在分水嶺爲界又以報書示之丙寅禧乃辭去括亦行七月丙子遣續河東分畫戊寅又遣四方館使李評十月己

西樞密承旨曾李寬十二月辛亥續畫地界還除羣牧使十年六月戊寅續以分畫之勞賜金帶十二月癸巳上地圖蓋自七年之春至十年之冬前後歷四年而地界始畢凡東西棄地七百餘里其後元祐間臺諫累章劾續奉使辱國而罷相者此也伯山謂玉汝館客時持不許之論上以爲然全失其實

地界久不決神宗令近璫劉惟簡賞手劄責韓玉汝云疆事訪問文彥博曾如亮皆言南北通好百年生靈得以休息有所求請當且隨宜應副朝廷已許而卿猶固執萬一北虜生事卿家族可保否韓具奏敵情無厭累

舊聞證誤卷二

十四

榕園叢書

朝以來慮患應接太遽致令得遂狡謀臣不以家族爲慮上誤國事上察其忠賜以御服豹裘據熙寧七年十月壬申上以北人詭詞求地不已遣問韓富曾文四公子外韓忠獻言北人見形生疑謂我有復燕薊之意其事有七宜遣使報聘諭以疆土素定其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則因而罷之富文忠言朝廷諸邊用兵敵所以先期啟釁不若委邊臣持舊來圖籍與之詰難萬一入寇但嚴兵備之文忠烈言敵人之請宜以誓書折之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嚴兵備曾宣靖言宜遣人報聘以不可侵越諭之萬一犯邊先絕其歲賜蓋四公悉持不與

之論此云文會皆言宜隨宜應副妄矣

以上三條皆辨長編

馮當世爲樞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門視之顧近瑄曰急促馬步司就近遣兩指揮兵士救之當世奏曰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近臣傳宣發兵不可啟上然

之卽于榻前出宣付近瑄而出神宗數嘉之時論以爲得體

漏注

按實錄熙寧七年九月三司火考之國史馮文

簡以熙寧三年六月自翰林除樞密副使九月遷參知

政事九年十月自成都召

此當漏一字

樞密院事元豐三年

九月遷使當三司火時文簡實在改塗陳成蕭升之爲

樞密使吳正憲蔡敏肅挺爲副使定國誤也是月馬帥

舊聞證誤卷二

五

榕園叢書

賈逵步帥宋守約皆坐不救三司火逵降秩守約罰金

定國謂遣馬步兩指揮恐誤矣

此條是辨王鞏書鞏有甲申雜記聞見近錄皆

有神宗時事

熙寧中王和甫尹開封忽內降文字一紙乃陳守有謀

亂者姓名凡數千人內有一薛六郎者居甜水巷以典

庫爲業和甫以禮呼至密問與何人爲冤薛言有族妹

之子近來貸負不從怒罵而去和甫追其疑方在瓦市

觀傀儡戲失聲曰豈非那事疎脫也旣至不訊而服和

甫曰小鬼頭沒三思至此何必窮治杖而遣之一府歎

出王仲言伏揮塵後錄蔣子禮所次其曾大父頴叔逸史與此大

意略同但所告凡八十人所呼乃張三郎居城北所怨  
乃劉永祚學究和甫今永祚覆寫其書皆同上遣內侍  
陳宗道監鞠斬永祚于市未幾和甫除右丞心傳按蔣  
書首末最詳當以爲正考之國史和甫以元豐五年自  
府尹拜右轄熙寧中尙未尹開封王錄誤也况告數十  
人反詔獄窮治不實而但杖遣之恐無此理

京朝官四年磨勘原無著令熙寧中審官院率行之至

今以爲制

張芸叟  
畫漫集

按國朝舊制百官無磨勘遇郊舍則

遷一官真宗用孫漢公之議始命京朝官三年一進秩

其後天禧天聖明道景祐慶厯之際沿革不常治平三

舊聞證誤卷二

六 摺園叢書

年始令待制以上六年遷二官京朝官四年遷一官叟  
誤也

元豐初蔡確排吳克罷相王珪畏之引爲執政確謂珪

曰上厭公矣珪曰奈何確曰土久欲收復靈武公能任

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琬有違法事

帝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告都檢正俞允琬知之上章

自辨帝以詰珪珪謂允曰某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

當除君帥環慶亟上取靈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充

待制帥環慶其後遂有靈武之役推其兵端由王珪避

漏泄上語之罪也

漏

注按實錄元豐三年五月知慶州俞

充罰銅三十斤坐爲都檢正日江東漕向琬劾知潤州呂嘉問充以語人章未下而嘉問上疏自理也此時充帥環慶久矣方蔡新州執政吳正憲公尚在位子文所

記不必審

此條辨邵子文辨誣

詔議濮王典禮王珪與禮官合奏王宜稱皇伯三夫人

當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卒如珪議

漏按注

史三夫人未嘗加封故李邦直熙寧八年撰韓魏公行

狀曰英宗所生迄今爲仙遊縣君議者皆疑其非禮意

元豐二年五月始詔三夫人並稱曰王夫人遷祔濮園

未嘗封大國也李邦直撰禹王神道碑亦云治平中議

舊聞證誤卷二

七

榕園叢書

追尊濮王公執用封期親尊屬故事執政以爲不然公持之卒不奪其後諫官御史爭論久不決帝以手詔裁定多如其初邦直所云但指不稱皇耳此謂三夫人卒如珪議者實甚誤

近歲前執政官到闕止繫御仙花帶從官非帶學士亦

不敢繫待制自如本品無職則在庶官班中皆繫皂帶

蓋闔門之制不知衝改始何時辨云元豐二年元絳罷

政以本官知亳州特令服金章如學士則非特旨雖學

士所謂金帶亦不得矣大觀初著令前執政許服毳文

帶而此書所記近歲闔門之制又如此何耶漏按元厚

之許服帶如學士謂得繫御仙花金帶仍佩魚也厚之  
以言罷不帶職故以此優之此云非特旨雖學士亦不  
得蓋誤矣淳熙中王仲行罷吏部尚書不帶職帥浙東  
入辭服金帶佩魚而入闔門吏却之乃去魚不可則改  
紅帶又不可則卒改皂帶仲行甚不平後數年始有旨  
前待從不帶職許服紅鞋黑犀帶仍佩魚遂爲故事

元豐五年十月壬申發常平錢八百萬緡成元豐庫注

張舜民小史云神宗於崇政殿後設二十四庫或卽元  
豐庫當考實錄卷末云每庫以詩一字目之詩凡三十  
二字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但不知庫名爲何漏按國

舊聞證誤卷二

六 榕園叢書

史食貨志上卽景福殿庫聚金帛元豐元年始更庫名  
凡三十二字以眞宗實錄考之景福殿庫崇政殿後庫  
內庫庫皆一庫也蓋藝祖始下諸國聚其金帛於講武  
殿後廊謂之封樁庫太平興國三年十月改左藏北庫  
爲內藏庫改封樁爲景福內庫併隸內藏而講武殿旋  
改爲崇政張芸叟所云卽內藏耳元豐庫神宗所創在  
太府寺南非崇政殿後庫明甚

國初以來開封府未嘗三獄同空元豐五年王安禮知  
府乃謀作天府獄空以圖進用時有御史劾其詐妄朝  
廷按視獄皆空御史以罪斥安禮拜右丞紹聖崇寧以

後躁進之徒用此術奏獄空者多矣朝廷遂立遷一官

為賞格長編五年四月丁巳注鮮于綽云中行坐論安

禮獄空紬漏注按實錄元豐五年四月開封府言三院獄

空詔知府王安禮進一等大理卿崔台符言本寺獄空

詔台符減三年磨勘會五月大改官制安禮以翰林學

士與同列蒲宗孟俱執政蒲左丞王右丞時侍郎史蒲

中行以與安禮爭盜賊名簿不實罪非為刻獄空也據

國史天禧四年五年開封府比歲獄空蔡所記四者皆

蔡疑是蔡條

元豐六年六月予已執政將劾大辟不應讞者刑部郎

舊聞證誤卷二

九 榕園叢書

中韓晉卿適白事省中因曰讞不至矣朝廷從之出晉卿傳

按實錄是日詔大理寺刑名疑慮及情法不稱奏裁公

案送定斷官看詳如非疑慮及情法不稱並免收坐從

本寺請也此時晉卿為大理少卿所書刑中及因白事

皆小誤

元豐七年三月己巳編勅成自嘉祐後立開封盜賊重

法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至元豐更定其法於是河北

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浸廣矣注刑法志有

此不得其時因編敕成附見漏注按會要實錄自嘉祐六

年初命開封諸縣盜賊囊橐之家立重法治平二年九



月命開封府判官王靖提舉捉殺府界及曹濮澶滑州未獲盜賊三年四月五日遂以開封之長垣考城東明縣及曹濮等四州爲重法地分熙寧四年正月丁未淮南之宿州京西滑州河北之澶州京東之濮州凡十三州並行重法十年五月八日安厚卿以中書檢正官體量河北京東盜賊又請之六月壬午詔山東河北十七州皆行重法曹澶濮州仍在其中十二月癸卯又行之此云不得其時何也蓋立盜賊重法自嘉祐至熙寧而刑法志云元豐蓋史官之誤

韓魏公父諫議大夫國華嘗仕於蜀蜀中士人胡廣善

舊聞證誤卷二

三

榕園叢書

相術見諫議而奇之曰是必生貴子請納女焉後諫議守泉生魏公於泉州州宅漏注按李邦直撰魏公行狀云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迨封秦國太夫人此云名廣蓋誤

故事命相皆用上旬剛日元豐八年拜蔡韓二相以五月二十六日蓋鄧溫伯失之漏注按史神宗一朝命相韓

康公王荆公以十二月十一日韓康公再相以四月十

九日王荆公再相以二月十一日吳冲公王岐公拜相

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蔡持正拜相以四月二十二日皆

在中下旬荆公岐公持正制出皆柔日也顯叔徒見熙

甯中富鄭公拜相以二月二日故有上旬之論不知亦偶然耳如太祖初拜趙中令爲相乾德二年正月十三日也仁宗慶曆三年改命二相四月二十一日也正和二年並命文忠烈富文忠六月十一日也此三者不爲不審矣然皆在中下旬中與後秦會之朱藏一趙元鎮張德遠葉夢錫等亦以下旬大拜初無所拘此說牴牾

此亦辨魏公逸史

孫叔易言嘗見監朱仙鎮使臣云少日作吳冲卿丞相直官親見元豐中郭逵討交趾以重兵壓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隔冲卿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師逵逗遛不進

舊聞證誤卷二

三 榕園叢書

交人大入全軍皆覆達坐貶秩俸儲冲卿孫也大觀中

以左道伏誅蓋天報之云

出王明清揮塵後錄

按國史郭仲通以

南伐得罪詔獄窮治後得吳丞相書云安南事宜以經

久省便爲佳時丞相已病由是憂畏而薨未嘗下堂帖

也蓋冲卿本意不欲取交州地爲得之不足守而勤供

費耳使仲通成功丞相必受上賞又何忌耶况班師大

事不得旨而下堂帖丞相且獲罪不輕詳見心傳所著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遼史國語解遼制宰相凡除拜行

頭子堂帖權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救故官有知頭子

事見陰山雜錄

按遼史以下疑別一事因堂帖與上連仍之

卷二終

宋李心傳撰

哲宗登極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惟朱  
妃稱號未定太皇太后曰母以子貴朝廷宜詳議當優  
隆之時蔡確章惇尚在朝議久不決詔諛者亦當爲皇  
太后守正者則曰止合稱皇妃太母曰自古無并爲皇  
太后之禮當尊爲皇太妃凡百禮儀並依皇后乘行龍  
擔子服用繖扇等皆紅百僚稱臣太母又增月給在太  
后之上哲宗喜慰皇太妃謝曰非太皇太后妾何緣得  
此盛極漏按此一段尤差誤德妃朱氏爲皇太妃當諸

舊聞證誤卷三

一 榕園叢書

公議神宗遺制時已增入矣此云議久不決者妄也元  
豐八年六月甲戌詔皇太妃出入許乘擔子七月甲辰  
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皇太妃在三年服內衣褥從物  
並淺淡生日節序物色依皇后例慶賀用箋百官不稱  
臣已巳禮部又言皇太妃生日節序物色其官服之屬  
減皇后五分之一此云服用紅百僚稱臣月給在皇后  
之上皆誤也元祐三年秋詔增議太妃典禮禮官請擔  
子飾以龍鳳繖用紅冠服如皇后紹聖元年宣仁聖烈  
皇后既葬上中批付禮官於是坐六輿立宮殿名繖紅  
黃兼用月費內中批出他儀制如皇后蓋前後十年而

始定其典禮此所記誤矣

元祐初兩省以上官多內降差人韓玉汝患之簾前論列宣仁云相公門知有呂夷簡否劉太后時多有內降呂夷簡亦如此奏陳章獻云相公知否一小孩與一婦人不與人些恩澤怎生把握天下夷簡拜謝非臣所及韓曰維持天下正須公議不在私恩

漏

注按宣仁垂簾內

降差除兩省以上官蓋范忠宣范正獻蘇文定朱公掞之流也章子厚嘗奏云得非左右所薦后云皆大臣所薦非左右玉汝爲相屢以除授其子姪爲臺諫所劾而此乃以擢用忠賢爲章獻與人恩澤之比其誣罔抑甚矣

舊聞證誤卷三

一一 榕園叢書

章惇蔡卞起同文館獄劉摯梁燾同時死於嶺南貶所人亦疑之又杖殺內臣陳衍惇卞至作廢宣仁后詔時宣仁服未除請哲宗於靈殿宣讀施行欽聖后聞之號哭於宣仁靈前哲宗乃已

出邵子文辨誣

按宣仁后以元祐八年九月崩後四年同文獄起其十一月梁況之卒十二月劉莘老薨又明年三月乃殺陳衍此時宣仁除服久矣子文所記不誣但年月差誤

章惇初貶謫元祐臣寮盡以白帖子行事燾按李清臣與惇爭論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時鄭左丞雍以嘗爲

二王臣寮屢致人言迹甚危欲結愆爲自安計謂愆曰

颺寧初王荆公相常用白帖子行事愆大喜取其案牘

懷以白諸上愆遂安然鄭竟罷政尋被謫出李燾長編按章

愆將貶元祐諸老先用林子中爲中書舍人李掄所編

丁未錄中載元祐諸公謫詞甚備是必有錄黃非用白

帖子明矣范滄大家傳云紹聖四年徙賓州元符元年

移化州所被受止是白劄子疑子文指此而云然白帖子語

李燾引邵文說紹聖二年十月鄭公肅先出知陳州十一月

安厚卿又出知河南四年正月李邦直又出知北京當

用白劄子時此三人皆不在政府此說恐誤

舊聞證誤卷三

韓相纘有心術章愆畏之凡元祐執政從官愆必以事

中之不敢及纘至纘死方使葉祖洽言不與贈諡而已

出邵子文辨誣錄按哲宗實錄韓王汝附傳纘守隸昌再上章

引年未許給事中葉祖洽論纘垂簾之初首登相位交

結張茂則梁簡諂事司馬光持祿養交之太子太保仍

舊職致仕薨上爲輟朝成服贈司空但不定諡而已史

所書如此子文所記愆畏纘及不與贈官皆差誤况王

汝乃元豐執政雖遞遷於垂簾之初而俄與章蔡並逐

豈可廁之元祐大臣耶

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爲宰執者無不坐貶惟蘇子

容一人得免燕語辨云元祐宰相韓縝執政李清臣許將紹聖以前皆無他李許仍再執政此云獨子容得免非也

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語

按韓玉汝元豐執政垂簾初但與蔡

持正遞遷至相位既而爲元祐諸公所擊去位非子容比也李邦直首建紹述之議許冲元依違兩可歷符祐崇靖之間皆爲執政若概之元祐宰執之間誤矣

邢恕旣爲愴下起獄不成每上殿移時不下愴果疑之出其元祐初謫隋州時上宣仁后自辨書稱宣仁功德有宗廟大計旬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語遂入元祐黨責知安南軍此元祐元年十月事也

漏注

按恕爲右史時嘗

上宣仁后書言五事有儲貳之建旬浹已前固已先定之語然實不曾降出章愴所出恕謫漢東時所上疏大抵稱美元祐初政且言已與司馬公晚受神宗之知却無此數語

紹聖三年十月戊辰知瀛州路昌衡言伏覩朝旨姚勔不與磨勘謹案勔罪大罰輕未厭輿論詔勔落實文閣待制管勾洞霄宮注昌衡知瀛州何故言姚勔當考恐字有脫誤

出李壽長編

按此時每月以賞功罰罪事鏤版下

諸州故昌衡奏狀有伏覩之語蓋時方排擊黨人是以出位論奏無害亦元祐中吳處厚箋蔡確車蓋停詩人

比耳

崇甯五年冬末朱勔始進黃楊木三本注漏按二年朱冲以獻花石得三班奉職不應以五年爲始

李孝廣崇甯間爲成都漕以黥檢邛州土人費義韋直方私試試卷詞理謗訕龐汝翼課冊係元祐學術譏詆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孝廣遷官後紹興庚戌孝廣之子倬屬疾於婺州謂有妖孽招路時中治之時中始不肯倬託親舊叩問其詳時中云有一費義者獨不肯去吾亦莫知其故倬云若爾某疾不起矣因道向來費義等事實倬以告其父從義輩皆客死於路注漏按

舊聞證誤卷三

五 榕園叢書

此崇甯初事也後二人以大禮赦得歸直方更名革進士第終安居合義更名允濟進士甲科終漢州推官馮當可先生誌其墓甚詳此云客死於道蓋誤又紹興無庚戌庚戌乃建炎四年而誌云張丞相官撫陝州費佐幕府意峭直難合出爲漢州推官據史魏公以建炎三年己酉十一月至漢中則費君入幕出幕又死於漢州決非一歲閒事計李倬病時費尚未死也意者路時中億度妄云之詞不足信

安堯臣上書諫復燕雲安愜由此追復正奉大夫安愜傳元

符詔按愜以政和三年八月追復正奉大夫以其夫人

張氏自詠也重和元年十一月己未御筆愜雖未復舊官可特與正奉大夫遺表恩澤授堯臣承務郎蓋愜本官爲光祿大夫贈特進今追復未盡而特用所復官推恩此云因堯臣上書復官誤矣

政和初上欲建延福宮一日魯公命召諸臣璫來且有事約束時童貫楊戩賈祥藍從熙何詠皆奏稟以此上默已曉因戲之曰汝等必作過今爲師臣定行遣汝等矣諸璫莫測咸變色而詣省魯公則戒之曰恐至尊暑熱汝等各辨事建一二納涼之所朝廷當一切應副汝也於是改作延福五位

漏注

按此政和三年事也蔡京素

舊聞證誤卷三

六

榕園叢書

與臣者交結必相表裏此云師臣行遣又云諸璫變色皆妄也况童貫已爲太尉恩數視二府矣可召至都堂爾汝之耶延福五位何訶藍從熙第一李穀第二此無穀名亦誤也

李端叔爲密院編修官曾文肅薦於上將以爲右史命未下而爲錢適論罷暫泊穎昌爲范忠宣草遺表上讀之稱賞將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端叔坐除

名編管太平州

漏注

按范公薨於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而

蔡元長明春始召還北門若上將擢端叔用之不應在朝踰年無除目也端叔政和三年九月除名



王仲蕤守會稽頗著績效如乾湖爲田導水入海是也  
出王明清  
揮塵餘話按史明越州鑑湖夏蓋白馬竹溪廣德等十

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  
澇則遞相輸放其利甚溥自宣政間樓忌守明王仲蕤  
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爲  
田其租悉屬御前重和元年二月甲子詔鑑湖田租以  
備繕修原廟之需不許他司奏請他皆類此由是民失  
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計紹興元年李莊簡爲吏部  
侍郎奏請復之土虞合趙不搖奉詔考究自宣和元年  
至今湖田凡得米三萬三千餘斛入御前而納放者稅  
米十四萬六千餘斛得不償失遂復廢餘上姚虞二縣  
湖田其本末如此仲言所云誣矣

舊聞證誤卷三

七

榕園叢書

宣和元年九月乙卯范致虛以母憂罷按謙叔去位在  
八月癸卯宣和庚子蔡元長當軸外祖曾空青守山陽  
時方臘據二浙甚熾初元長怨陳瑩中以陳嘗上書詆  
文肅編置郡中欲外祖甘心焉適瑩中告病外祖卽令  
醫者朝夕診視具其疾之進退與夫所供藥餌申官已  
而不起亦合作佛事僧唄下至凶肆之人悉入狀用印  
係按僚吏以爲何至是外祖曰數日之後當知之已而  
朝廷遣淮南轉運使陸長民體究云盜賊方作未審陳

出王明清  
揮塵後錄  
此尤謬誤按國史宣和二年方臘反時陳忠

肅在南康有飛語云其子婿爲賊所得欲以爲相詔移  
楚州居住命守臣察之六年春忠肅卒於是臘平久矣

宣和三年辛丑盜起東南上慨然有一新政事之意廷

策有二士對甚切直初考官陸德先等謂非宜言乞唱

名日行遣有旨送覆考置第三等李丞相士美時以翰

長充詳定官見二卷大奇之手疏論其忠鯁仍定上上

等得旨甲乙科已而呼臚乃劉甯止范宗尹也

此段漏注所出

心傳嘗疑此事後見楊文靖公作周中丞武仲墓誌云

舊聞證誤卷三

八 榕園叢書

爲殿試考官進士對策有極言切直者同列欲指爲謗  
訕取旨公云今盜起東南正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  
儕先加以此名遂改爲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於前  
列伯山宣政間本李士美客由此觀之伯山所書恐曲  
爲士美地未可盡信也

宣和七年七月庚午禁士民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

字者

漏注

按此五字皆宣和以前所禁至此始罷之今乃

以爲禁非也重和元年九月禁天字二月禁君字五月

禁聖字政和三年六月禁王字政和八年七月禁主字

王正道三槐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材顯靖康末李士美

罷相就第正道直造拜於堂下願隨至禁中有欲白於  
上會有旨令前宰執赴殿廷議事士美因攜之而入請  
募死士奉兩宮決圍南幸欽宗忠之以片紙批曰事成  
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出王明清  
揮塵後錄按王正道乃文正弟  
旭之四世孫旭官至兵部郎中子端官至通議大夫端  
子元官至朝散大夫子毅崇寧中爲朝散郎上書勒停  
如此所云皆不審方城將破時未嘗召前宰執議事且  
李士美亦不在城中也敵人欲用正道爲平灤漕非留  
守也

曹功顯自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再使敵中欲

舊聞證誤卷三

九

榕園叢書

就鞍時二后泊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見四金甲

士衛上

出王明清  
揮塵後錄

按欽宗實錄上自康邸出使而顯仁

皇后以龍德宮婉容居禁中召內知客韓公裔至權子

門屬以調護意此云送至廳前當考

二聖皇族既詣敵營中議亦取元祐皇后淵聖意邦昌

必不能久潛欲留后以爲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

紙尾批數語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可相度分

付會敵人以后廢久無預時事故不復取

出朱勝非秀  
水閑居錄

按實錄敵取宗族皆據管官宮閣內侍所供名字后實

以處廢外宮不爲敵所指名未必欲取而復止也况徐

秉哲乃賣國之尤者豈可以情諭之耶

秦會之嘗對方務德言靖康未與莫儔俱在敵寨時搜  
索宗室有未盡者儔陳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盡行根  
刷會之在傍曰尚書誤矣譬如人家宗族不少有雖號  
同姓而情好極疏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  
與之均恐無此理尼堪曰中丞之言是由此異待之

王出

明清揮  
塵後錄

按實錄二月癸酉金人於宗正寺取玉牒簿指

名取南北宗室自二王宮以下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  
此時秦會之未出城也會之所論或是三月庚子再取  
宗室時然儔獻計之日會之實不在傍此說不足據

舊聞證誤卷三

十

榕園叢書

熙寧法宗子出仕者見謝辭及獨銜奏事並不著姓建  
炎元年某知鎮江府上謝表黃英州任中書侍郎乃令  
進奏官退回爲不合不著姓殆欲見沮而不考著令也  
至今雖太宗正司宗室亦稱皇叔皇兄具官仍著姓矯  
枉太過誤矣漏注按建炎指揮見中興會要時黃懋在中  
書取此旨也然南班宗室初未嘗有著姓者此所云誤  
國朝宗子自耐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墳西墳問諸宗子  
多南渡後始生無知之者建炎二年十月知卞州張林  
奏劾其州官遁竄之罪有趙叔潛者結銜云保義郎添  
差管轄舒王已下墳園有承節郎王世贊者其銜卽云

管轄魏王以下墳園此云舒魏二王墳卽南西二墳也

邪漏注國朝宗子分三祖藝祖太宗葬西京故宗子連惟

字允字以上者並祔西洛魏悼王葬汝州故宗子連承

字以下者並祔溫陽所謂西墳永安是也所謂南墳汝

州是也國書自可考據泰之嘗爲從官矣乃不知此何

耶

秦會之范覺民同在廟堂二公不相咸敵騎初退欲定

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臨江軍棄城而走撫守王仲

山以城降仲山會之婦翁也覺民欲寬之會之云不可

旣已投拜委質於賊甚麼話不會說豈可貸耶蓋詆覺

舊聞證誤卷三

十一 榕園叢書

民嘗仕僞楚耳出王明清揮塵後錄按敵入江西建炎三年冬也

明年春敵退秦會之在達賚軍中其年十月乃得歸紹

興元年始除參知政事此大誤矣

建炎四年十二月尼堪籍諸路客戶拘之入官次年春

盡鎖之雲中耳上制官字以誌之河間府樂壽縣初縣

客戶六十八人而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後尼堪不容訴

於是縣官驅窮民孤旅五百四十人以補數至則一例

賣之莫能辨也漏注按建炎三年秋已書升樂壽縣爲壽

州此乃稱縣者誤也

方務德守荆南有寓客張黜者魏公之族子出其乃翁

所記建炎遺事一編云孔彥舟領眾十餘萬破荆南城  
時朝廷方經理北敵未暇討捕張單騎入城說諭彥舟  
使之效順又領討鍾相許以成功入川從宣撫司求賞  
相平張遂以彥舟心腹數人入蜀至夔又降說劇賊劉  
超未及宣撫司道遇族兄擢金不得乃先見魏公言張  
受賊賂厚不可信魏公然之張乞令彥舟屯荆南公不  
從令往黃州屯駐其徒皆不樂率眾渡淮降金

以上張  
記語

按鍾相乃鼎州土豪以左道惑眾率人守鄉井孔彥舟  
爲東平鈐轄因事叛去侵荆南諸郡攻長沙不免乃僞  
稱鍾相遂入之反奏相叛傳彥濟以宣機督軍討之不

舊聞證誤卷二

十一

榕園叢書

勝相遂自稱楚王此建炎四年二月也四月彥舟獲相  
送行在拜利州觀察使湖北副總管時朝廷命向伯恭  
帥潭爲彥舟所拒賀子忱說巨寇馬友擊彥舟逐之彥  
舟引兵入江西明年二月呂元直奉詔討李成乃奏彥  
舟同擊城成敗降劉豫其秋以彥舟爲蘄黃鎮撫使實  
代成明年五月權端明邦彥入樞府權故東平帥也彥  
舟心不自安偶韓良臣破閩湘諸盜順流而東彥舟疑  
其圖已遂引所部降僞齊以首未考之彥舟賞功及降  
拜皆朝命非自宣撫司且賞典以厚又距其叛去已二  
年蓋張所記多大言不足信

宗澤造戰車初是劉浩創造試之不可每一兩以二十  
五人爲左角二十五人爲右角二十五人爲前距二十  
五人爲後距共四隊凡一車用百人迨元帥府分遺澤  
往開德乃用浩車制旋造出趙姓之遺史按宗公遺事載其京  
城所造車式每乘用五十有五人運車者十有一執器  
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用與趙公記殊  
不同

李綱私藏過於國帑厚自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  
於美麗每饗客殺饌必至百品遇出厨傳數十擔其居  
福州也張浚被召綱驢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銀鏤

舊聞證誤卷三

三 榕園叢書

裝飾樣制如一皆其宅庫所有者

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

按李張

二公皆渡江後名相此所云殊不解豈非以張自福州  
還朝而薦李公起爲江西大帥故以此汚之耶

舊聞證誤卷四

守約篇乙集

宋李心傳撰

日厯紹興元年六月命知南外宗室正事合憲選藝祖後宗子二人鞠之禁中是歲辛亥也明年閏月乙未令

時除知宗正事五月乙亥阜陵入宮相去才四十日若

德麟被旨其所選未必如此之速漏注按合憲爲思陵所

眷而德麟以舊事譚積爲上所輕恐未必以此委之方

阜陵入宮時德麟亦未封王其後二人偶先後襲封或

傳者因之而誤然德麟時在行在而令憲在泉南當考

張浚既受黜陟之命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

舊聞證誤卷四

一 榕園叢書

俯大不平之指以爲僭其敕勝非在朝廷日嘗見之前

云某司次述事因右語云奉敕如何未以使御押字黃

紙大字皆過於敕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心傳嘗見永康軍昭惠

靈顯真人復封王敕右語云右奉便宜聖旨云云紹興

元年月日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臣張浚書名不押

字朱公所云非也

紹興四年趙鼎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時

勝非起復居位已累章丐持餘服鼎羗宰席甚急被命

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隨軍錢物須七百萬

繕勝非參告進呈指此一項言臣昔聞玉音趙鼎出使



如張浚故事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須三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費上曰奈何勝非曰可支三百萬緡半出朝廷已如浚數半令所部諸

路漕司應付上可之既退鼎訴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耶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按趙忠簡奏疏云臣起隨行錢帛各乞

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後乞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乞已艱難如此況在萬里之外按度牒是時每道直二千二萬道共直四百萬緡通見鑑爲四百五十萬緡與此記不合若以初乞所許計之則錢牒止得一百十萬

舊聞證誤卷四

一一 榕園叢書

緡亦未及魏公所持之數蓋忠靖所記有誤

李端叔作范忠宣遺表紹興中趙元鎮作相提舉重修秦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二句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陰靈不顯一對於麻制中時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漏按紹興八年

六月趙公以哲錄成書遷特進曾尙書楹當制無此二語居仁所草乃再除特進非加恩也

紹興壬戌罷太帥兵柄時韓王世忠爲樞密使語馬帥解潛曰雖曰講和敵性難測不若姑留大軍之半於江之北觀其釁公其爲我草奏以陳此事解用指爲劄子

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會之語韓云何不素告我而遽爲  
是耶韓覺秦詞色稍異倉卒惶恐卽云世忠不識字此  
乃解潛爲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副  
使南安軍安置張子韶云出王仲言揮塵後錄按解承宣初以趙  
忠簡引爲步帥紹興八年忠簡罷解力求去九年夏罷  
爲福建總管此時韓良臣爲淮東宣撫使也十一年四  
月韓罷爲樞密使乃命張岳二將往山陽總其兵還屯  
京口十四年三月言者劾解本忠簡之客不從和議乃  
責散官安置南安軍王所聞皆誤先是七年十一月秦  
會之爲樞密使秦令韓還屯京口韓言敵情難測將以

舊聞證誤卷四

三 榕園叢書

計緩我乞留此軍遮蔽江淮上然之乃留屯山陽時忠  
簡再相解典步軍在金陵或指此也然當張通古來時  
韓五上疏力諫及肅毅再至又力論其非請與敵使面  
議且上疏論會之誤國由是觀之韓非倉卒退避而委  
之他人者子韶與解同謫居不應誤王之言未深考  
紹興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初於水面見蒼龍  
一條良久沒次日見金龍以爪託一嬰兒兒雖爲龍所  
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子乘白馬紅衫  
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  
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

豫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注漏按劉豫以紹興七年丁巳冬廢故其詔書有曰建爾一邦逮今八稔謂自建炎四年除節制河南諸州郡至今通爲八年也龍見之時豫已廢徙矣不知熙州何爲以圖示之此所記誤

吳才老舒州人飽經史而能文浮沈州縣晚始得丞太常紹興間尚需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貧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者論謝上表中含譏刺詔令分析仁仲辯訴以謂久棄筆硯實託人代作孟雖放罪尋亦引閑奏會之令物色知假手於才老臺評遂上赦罷其新任由是廢斥以終注漏按史孟信安紹興十一年四月

書聞證誤卷四

四 榕園叢書

自判紹興府奉詔迎梓宮請禮官與俱時才老爲太常丞被旨偕行其年八月才老坐朋附免九月信安除樞密使十一月山陵攢畢孟出判福州未行改建康府十四年春移會稽此所云皆誤

魯國大長公主避兵南來卜居台州詔卽州賜第主享二十年薨於天台注漏按大長公主以紹興十二年秋入

覲大母其冬薨於臨安上臨奠此云薨於天台誤也但歸葬台州耳

皇統四年秋元帥遣使報監軍時監軍者討蒙古曰南宋以重

兵逼脅和約大定除措置備禦早晚兵到矣至次年冬

十月元帥親統十萬眾水陸並集

出王  
大觀  
行程錄

按皇統四

年甲子本朝紹興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畫地界矣不知烏珠何以歷二年之久而後加兵於蒙古恐必有誤皇統七年春三月國使還蒙古許依所割地界牛羊倍增金國許賜牛羊各二十五萬口今又倍之每歲仍賂絹三十萬疋綿三十萬兩許從和約按本朝歲賂北人銀絹共二十五萬疋兩而北人遺蒙古乃又過之恐未必然

紹興初昭慈聖憲皇后升遐朝論欲建山陵魯公卷持議以爲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耐矣宜

舊聞證誤卷四

五

榕園叢書

以攢宮爲名僉以爲當

出王  
明清  
揮塵後錄

按昭慈遺詔已云權

宜擇地攢殯又曰新製梓宮取周吾身以爲異日遷奉之便公卷自金陵至行在后升遐必已半月遺詔旣云然則此議恐非其所建也本朝母后經垂簾者例稱山陵然昭慈是時止稱園陵此記亦誤

王曰嚴曦爲小蓬權直禁林草奏會之加恩制取熊叔

雅啟一聯入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

前獨奮安劉之畧翊日卽除禮部侍郎

出王  
明清  
揮塵後錄

按中

興玉堂制草此紹興二十年五月奏會之提舉玉牒進

高宗中興紹聖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

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儀曹貳卿仲言此下疑有闕誤

紹興己卯陳瑩中追諡忠肅其子應之爲刑部侍郎往

謝政府有以太魁爲元樞者忽問云先公何事得罪秦

師垣耶出王明清揮塵三錄按陳公賜諡在二十六年七月是年

丙子也湯進之實爲元樞而陳資政誠之在翰林九月

陳始除同知樞密院事距忠肅賜諡已五旬恐無緣至

此始謝蓋一時好事者以爲口實仲言未之考也

故事兩制以上方乘狻座餘不預也大觀中童貫新得

幸以泰寧軍承宣使副禮部尚書鄭允中使遼國遂俱

乘狻座繇是爲例出王明清揮塵後錄按貫以大觀二年建節久

舊聞證誤卷四

六 榕園叢書

之進檢校司空易鎮泰寧政和元年秋乃出使此亦誤

也承宣使政和七年始置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

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穆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

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

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出王

明清揮塵前錄按呂文穆何伯通鄭達夫余源仲王將明皆以

宰相兼公師呂元直嘗除少保而不拜文潞公呂正獻

乃以公師平章國事非宰相也

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本朝言之則

極品有不得兼者本朝之制惟親王及勳舊大臣之爲公師者乃得賜玉帶卽近屬與外戚之爲郡王者或亦賜之眞宗時嘗徧賜兩府大臣其後止及元宰而已渡江後異姓王亦得之注漏按慶元令節文諸帶三品以上許服玉臣僚在京者不得施於公服然則三品得服玉帶本朝與唐制尚同但在京則不可施於朝服爾今公卿在外亦未有服玉者蓋循舊如此非謂法不可也

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詩有綵動綾袍爲趁行之句注云緋多以雁銜瑞蔘爲之則唐章服以綾且用織花者與今制不同今宗室外戚之親貴者或賜花羅公服亦

舊聞證誤卷四

七

榕園叢書

此意也宣政間又有紗公服令廢

禁中鐘鼓院在和寧門譙上其上鼓記五更已竟而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擊鐘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王禹玉宮詞云禁鼓六更交直早歸來還是立班時禹玉謂六更者明宮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間四更促爲五更故五更終竟時蚤聞於外間耳鼓節未嘗溢六也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內五更均促使短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曉乃竟蔡條百衲叢談云五更已滿將曉之時則又有謂之夜漏不盡刻文德

殿鐘鼓院於夜漏不盡刻天既未曉則但搗鼓六通而無鉦點也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吾於政和戊戌曾侍祠於宣和殿嘗備聞之據此則承平時蓋擊鼓六通此云惟數十聲未知孰是也楊廷秀云紹興庚戌歲考試殿廬夜漏殺五更之後復打一更問之雞人云官漏打六更按蔡程楊三人皆從官也所謂六更者皆親聞之而或云打一更或云搗鼓六通或云椎鼓數十聲竟無定論當考

學士院具員文臣待制以上武臣正任防禦使以上蓋防禦使有超除節度使之理故皆入具員

漏

注按國朝防

舊聞證誤卷四

八

榕園叢書

禦使雖有殊功未嘗徑建節也紹興末李寶以膠西之捷自遷察除節度使時號創見蔣所記誤

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爲之始諷宰相

任園移在官上

出萊夢得石林燕語

按唐劉瑑撰王巨鏞碑稱翰

林學士中散大夫中書舍人劉瑑柳公權撰何進滔碑稱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朝議大夫守工部侍郎知制誥柳公權白居易集載初除拾遺書稱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白居易據此類皆職在官上又接元稹祭李尚書文稱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元稹崔羣謝官狀稱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崔

羣王源中撰李藏用碑稱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  
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據此類皆職在官下五代趙  
鳳所移乃端明殿學士葉誤記也

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子家藏

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

翰林學士王源中王巨鏞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

夫守中書舍人劉瑑瑑仍不稱知制誥不可據

出葉夢得石林語學士管至紫微舍人則銜內不繫知制誥三字所從

來遠矣

唐自代宗後歷德順憲穆敬五帝及懿宗皆不置節名

舊聞證誤卷四

九

榕園叢書

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懿宗延慶節此云不置非也

前世碑額額必先掛而後書牌必先立而後刻魏凌雲

臺至高韋誕書榜卽日皓首此先掛之驗也今則先書

而後掛

漏注

按晉書王獻之傳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

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

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筆

書之比訖鬚髮盡白纔餘氣息據此則乃一時匠者之

誤非古人皆先掛而後書也

台州筆吏楊滌者能詩亦可觀其外氏唐元相國之裔

偶持告身來乃微之拜相綸軸也銷金雲鳳綾新若手



未觸白樂天作并書後有畢文簡夏文莊元莊簡諸公  
跋識甚多尋聞爲秦燼所取恨當時不能入石也

漏按注

考唐白傳集其在翰林嘗當五相制乃裴珀張宏靖李  
絳章貫之武元衡爾其中書嘗草微之諭德及翰林  
兩制蓋樂天以元和初爲學士而微之長慶二年始入  
中書其相去遠矣此所記必有誤

蔡元長帥成都嘗合費孝先畫卦影末後畫小池龍躍

其中又畫兩日兩月一屋有鴟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曉

其理後元長南竄死於潭州昌明寺始悟焉

出王明清揮塵餘話

按實錄蔡京死崇教寺

舊聞證誤卷四

十

榕園叢書

遼亡達錫林牙亦降後與尼堪雙陸爭道堪心欲殺之

而口不言達錫懼及歸帳卽棄其妻攜五子宵遁深入

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

出松漢記聞

按三國謀議錄兩

國編年皆云天祚出夾山以圖興復達錫諫不聽乃稱  
疾不行天祚 達錫 奉梁王北奔據此則遠

未降則梁王何以得免洪記恐誤也

天祚

晉秦許四王晉王先誅死而無梁王或者

其

亦未可知姑從記聞

高麗歷日自契丹天會 年以後皆闕不紀壬戌歲改

皇統辛未改天德癸酉改貞元丙子改正豐至癸未歲

又闕直至壬辰歲方紀大定十二年不可考云按壬戌  
紹興十二年也熊子復中興小歷改皇統在十四年按  
辛酉歲烏珠與本朝書已稱皇統元年

王大觀行程錄亦云皇統八年

十八年逆數之當以十一年改元皇統

正隆乃海陵年號見於隆興時政記

辛

已歲葛王卽位於會甯改元大定至

年不

誤但不知癸未歲何以缺豈非金方紛亂不暇頒歷於  
屬國故耶

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覽其鏡皆

舊聞證誤卷四

十一

榕園叢書

云乾德四年鑄上大驚以問陶竇二丙相二人曰蜀少  
主嘗有此號鑑心蜀中所鑄上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

自是大重儒臣

出劉貢父詩話

張忠定爲御史中丞彈奏張丞相齊賢齊賢深以爲恨  
言於上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之  
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制其詞醜詐故並欲中傷  
之公聞自辨因以所爲文進上大悅

慶厯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諭皇后貴妃  
閉閣勿出后謹聽命張貴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  
泣下輔臣亦泣首相陳恭公毅然無改容上謂貴妃冒

不測而來斯可寵也樞相乘間啓廢立之議張文定得其說卽詣恭公以爲不可恭公持議甚堅久而上復問之梁相適進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聲甚厲旣退上留適曰朕止欲稍加如禮本無立意卿可安心羣論遂止

出王鞏聞  
見近錄

仁宗至和中鑄錢文曰至和元寶至和通寶皆其篆書  
二品至和重寶真書一品

仁宗嘉祐元年鑄錢文曰嘉祐元寶嘉祐通寶並真篆  
文二品

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嘗登禁從紹聖初不幸坐

舊聞證誤卷四

十一 榕園叢書

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進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曰

諤字聖予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

謝卒

出王明清  
揮塵前錄

蘇叔黨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卽其子肯隨爾輩草間求活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

此節也

出王明清  
揮塵後錄

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樸之狀一旦得志驟爲驕侈以臨安相府爲不可居別建大堂環植花竹坐側置四大鑪

日焚香數十斤使香烟四合謂之香雲

出朱勝非秀水閒居錄

胡寅者凶慝躁進之士也趙鼎薦之詞掖朝士皆畏之以行詞乖繆眾論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疾遠在湖湘乞歸省於是差知永州寅攜妾居婺州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奮貽書責之寅以妾臨募為辭伯奮復曰妾產與父疾孰重寅訴於鼎改知嚴州鼎旋罷累月復相欲召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

此條疑亦出秀水閒居錄

王景彝藏蹟皇王寶運錄十卷多載唐中葉以後事所恨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未曾見之其中載黃巢王氣一事云金州太白山又中和三年夏見刺史崔堯封云

舊聞證誤卷四

榕園叢書

州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今黃巢年號金統必慮王氣在北牛山請掘之則賊自敗堯封大喜調義夫萬人掘牛山月餘崖十丈有一石桶上有一劍桶中有一黃腰獸自撲而死堯封奏其事加檢討司徒至秋

中原尅平

出王明清揮塵後錄

祖宗時雖有磨勘法然自朝官以上悉中書行之蓋以別流品耳至道二年太宗祀南郊百官皆進近秩時寇萊公參和政事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知者卽序進之廣州左通判右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惟節自

以來居馮下章奏列銜皆仍舊不易萊公怒特詔馮毋得亂經制馮憤因上疏極論寇公擅權太宗由是怒尋命出守此國史所書也仲言謂磨勘吏部成法非宰相所專此元豐官制後事豈可謂蔡書牴牾耶按今郎官二十四階易以朝郎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階易以承義郎故磨勘止在吏部而已蔡書誠有牴牾者不在此條

此條辨揮塵錄漏前引一段

按紹聖間鄭公叔不帶職周次元止帶待制非自西美始紹興後蕭德起符正明亦以次對爲制帥不但曹王二人也西美初復次對知成都府後四年乃陞雜學士充置使此所記誤

舊聞證誤卷四

十四

榕園叢書

按孟宣文以辛亥九月自戶部尚書除江湖宣諭制置使使理財治盜未嘗兼閩中亦不除韓良臣是時辛企宗已在建寧朝廷又遣胡丞公督捕十月二日洪成李始自鎖鑰遷吏書爲言者論去後五日宣文卽除參知政事此時成季吏書除曰尚未下安得云上已留參政擬狀數日也十一月五日宣文除福建宣撫良臣副之其執事已彌月蓋方務德誤記而仲言又因之

此條辨揮塵錄

舊聞證誤卷四終

高要

虞生邱雲鶴生員林煜昌

校字

右宋李心傳舊聞證誤四卷 四庫全書著錄在  
史部史評類中心傳字微之號秀巖并研人官至  
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儒林傳說部之書見聞異  
說每難徵信各家著錄時有辨正之詞至專取一  
書而辨之者則汪玉珊石林燕語辨是也此編更  
合古今見聞無論正史雜錄一一皆爲正定如曹  
彬下江南之舉古文靖罷樞密之事各錄皆有據  
此則百無一真又歐陽觀之出婦人皆爲文忠諱  
據此則實有其事其所援據皆日月確鑿洵有裨  
於史學也王叔永燕翼貽謀錄序云碑官小說所  
舊聞證誤跋

五 榕園叢書

載國朝典故多相矛盾故李公伯玉嘗以國史爲  
典故辨疑一書凡諸家所載無一非妄幾可盡廢  
能深中宋人說部之失蓋先於此然其書不傳卽  
原書十五卷亦祇存四卷則彌以少見珍矣秀巖  
著作以建炎以迄繫年要錄朝野雜記爲二大書  
足以續李燾長編而岳倦翁愧鄰錄引繫年要錄  
編爲陵陽布衣李心傳可知未達之前已留心史  
學此編成之於後益能詳悉如此也同治甲戌二  
月番禺李光廷識

